

木木梟，寶可夢如其名，是草屬性的鳥類寶可夢。構造特殊的飛羽使他們在飛行時格外安靜，能夠悄無聲息地在黑夜中隱匿，哪怕是白日都能悄悄地到處飛行。

然而在熙熙攘攘的研究所後院中，聲音小不完全是件好事。

除了生來靜悄悄的這雙翅膀外，她的嗓門也實在不夠大，哪怕是聲嘶力竭地叫喊也無法引起照顧員的額外注意。

久而久之，她逐漸忘記到底該怎麼發聲才好——或者該說對自己是否真有發出聲音感到遲疑。

生活日復一日，無波瀾地像灘死水。身旁同梯過來的寶可夢們多半都找到自己的訓練家，但她仍只是靜靜在研究所的某個角落觀望，等候又一年的春來夏去、身周由熱鬧轉變為死寂。

周圍的喧鬧更襯得她的靜、寂寥則令她在其中顯得愈發形單影隻。

然後，靜寂過後又是年度格外熱鬧的一日到來。

往時的出發時間都是回暖或是轉涼的時候，唯有今年正值盛夏，晴朗的天氣對喜愛陽光的草屬性寶可夢們來說格外舒適。

哪怕博士正在旁大吼都顯得宜人。

揮動翅膀盤旋窗邊曬著太陽，馴陽正曬得她昏昏欲睡時，邊上的門扉緩緩開啟，伴隨無奈地小聲碎念。

「聽上去我們來得不是時候....嗯？這聲音是.....」

來人的面倏地往她這兒一轉，拍動中的雙翅猛然一滯，在爪子啪嘰地落到地面時，她回頭與發聲的少女對上了眼——或者該說自己單方面看見對方。

湖水色的瞳孔清楚倒映出她的模樣，卻顯得朦朧而無神。

「嚇到墜落了？因為我說聲音所以吃驚？呵呵.....看不見後我的聽力反而變好了，雖然你的飛行聲音特別小，但畢竟是在室內，微微的風聲還是能聽到。」

此舉逗得少女張口呵呵笑幾聲，給出單方面的解釋後，這訪客似乎沒多留的打算，又展現出一個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後便拉著負責引路的卡蒂狗重新往外走去。

尚在吃驚的木木梟重新揮動翅膀飛起來，趁著門扉尚未掩上的間隙擠了出去。

注意到鳥兒異常的舉動，陪同在少女身側的卡蒂狗吠叫起來，巨大的喊叫惹得她因驚嚇而往後滾了幾圈。

咚地響聲與同伴的吠叫成功讓少女停下腳步，並面露狐疑地轉回她這兒，似乎不太理解此時的狀況。

但這位女孩確實是聽見了——聽到她這隻木木梟的聲音。

想到這裡，鳥兒趕忙從地面上躍起、雙眸閃爍盼望地湊過去後站定不動。

「剛才的木木梟跟出來了？」

詢問的話音方落，卡蒂狗便汪了一聲作為回覆，已然建立默契的這組搭檔顯然能理解彼此的意思，少女點點頭表示理解後露出困擾的表情。

「這下麻煩了……先說好、我可不想帶妳一起走，我和明火本來是要過來拒絕初始寶可夢的。光是顧好自己就夠嗆了，沒心力再照顧其他寶可夢，快給我回去。」

本就預感訓練家不好找，但木木梟沒料到自己尚未爭取就會被嚴正拒絕。

還沒從遭拒的打擊中回神，完成聲明的少女已經牽著卡蒂狗往庭院外走去。望著那不帶一絲猶豫的背景，慢上幾拍才回神的木木梟趕忙拍動翅膀跟了上去。

三步、兩步……距離庭院的出口愈來愈近，不見對方回頭的木木梟也愈發著急，然而在即將踏出門的那刻，原先看上去堅決的少女卻突然回過身，怒氣沖沖地喊道。

「你啊——有什麼訴求就要直接開口表達，不是有長嘴巴嗎？別光跟著、要幹嘛直接喊出來！」

「想跟我走就大聲叫出來，連這點都做不到就給我回去！面對眼盲的人、不叫出聲我怎麼會知道你在哪兒？」

給這聲吼給喊懵了，飛在半空中的鳥兒再次墜落，黑色的雙目直盯停下腳步的少女，隨後低頭面向土地開始腦內風暴。

能發出聲音嗎？但誰都沒有聽到我過，如果我真的喊不出聲音怎麼辦？喊了也沒有用的話——

思考途中，於原地等候片刻的少女似是失去耐心，於輕哼一聲後再度邁開腳步。

不要…好不容易才出現能聽見我的人，不要、不要走，等等我……等等我——

「姆咕——！」

與往昔所嘗的寂寞相伴一同沖出，尖銳的鳥鳴劃破原先的靜寂，徹底放棄思考、純粹依循本性的木木梟邁開爪子往前衝刺，一頭撞到少女小腿上。

「這不是能好好發出聲音嗎？」

頂上傳來連續的輕笑，哉到腦眼昏花的她好一會兒才重新回神，抬頭便讓帶笑意的雙眸包裹住。

既像湖泊、又似淺海，也彷彿林間透著日光的葉片。